

开启现代美术史研究先河

——阅十二卷《上海现代美术史大系》

■黄可

由施大畏主编、朱国荣执行主编的《上海现代美术史大系(1949—2009)》，共十二卷，分别为中国画史、油画史、版画史、雕塑史、水彩·粉画史、连环画史、年画史、宣传画史、漫画史、儿童美术史、艺术设计史、美术理论史，按美术门类品种专题研究、专题设卷，每卷文字约十万言，除总序、卷首语、引言、正文篇章外，附有相关文献、年表、艺术家和史论家简历，以及相关机构的沿革、成员名单等，彩色精印，图文并茂。

该书自2010年起陆续出版。每出一卷，笔者必展卷拜阅，阅后不禁有感而发。

上海历来是美术重镇。迄今保存下来最早的书法墨迹，便是松江的西晋文学家、书法家陆机草书《平复帖》，早于王羲之《兰亭序》百余年，人称“南帖始祖”。源于元代、盛于晚明，以董其昌为核心，赵左、沈士充、顾正谊为骨干，开创文人画新风的“松江画派”，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着独特地位。

上海开埠后，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下，集合“三熊”(张熊、朱熊、任熊)、任伯年、虚谷、吴昌硕等江南画家精英，于晚清民初形成的创新型“海上画派”，更是影响大江南北乃至日本等国。

民国时期，大批赴法、比、德等



《上海现代美术史大系》(十二卷)
施大畏主编、朱国荣执行主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国专攻西洋美术的学子相继学成归国，云集沪上，使上海成为“洋画运动”的中心。第一所引进西洋美术教学体系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及其创刊的国内第一本以研究介绍西洋美术为主的综合性杂志《美术》，第一个美育学术团体“中华美育会”及其创刊的国内第一本美育学术月刊《美育》，第一个漫画家团体“漫画会”及其创刊的《上海漫画》周刊，第一个“中国工商业美术作家协会”及其出版的国内第一部美术年鉴《中国美术年鉴》……许多建设新美术的“第一”都发生在上海，使之成为国内独一无二的美术门类品种齐全发

展的“美术之都”。1949年以后，上海的美术门类品种如何继续发展？有哪些成就与教训？这就是编撰出版《上海现代美术史大系(1949—2009)》所承担的学术研究任务。

通阅全书，笔者切实感受到，该书编撰者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史料梳理，全方位、立体地归纳、概括和总结了1949年至2009年共六十年上海美术全面发展的脉络。这在全国是首创，开启了现代美术史系列研究的先河。

上海是中国新美术的发源地和摇篮，这在第一代学者型西洋画家陈抱一、徐悲鸿等的论著中

早有定论。油画、水彩画、粉画、漫画、新兴版画、工商美术设计、儿童美术，以及创新型中国画等都是上海的亮点。上海又是连环画大本营。用水彩擦笔艺术手法表现的“月份牌”年画，则是上海的特产。这些美术亮点，在1949年以后的上海，有了进一步发展而光彩夺目。尤其是连环画领域，贺友直、程十发、刘旦宅等人物画大家，都是在此期间成长，在连环画创作实践中磨练成才。这一时期上海美术全面繁荣发展的一系列生动事例，在《上海现代美术史大系》中有着充分表述。

从总体看，上海现代美术史发展脉络，在继承原有上海美术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了如下优良特色：首先，“海派无派”。程十发首提的“海派无派”已成上海美术界共识。“海派无派”指艺术形式、风格、流派的多元化。上海画家之间，虽因彼此美学追求不同而呈现艺术个性、风格、流派各异，但彼此尊重，互勉共进，形成上海美术百花齐放、生机勃勃的局面。

其次，上海美术界的重要特征，是注重主题性和思想性的历史题材及现实题材的美术创作。历经中华民族由落后挨打到今天的社会主义强盛，且身处信息量广泛的国际大都市，上海美术家思

想敏锐，历史和时代意识强，自觉投身重大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的美术创作，许多从不同视角和以多样艺术手法表现的重大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美术作品，引人注目地相继在上海涌现。

第三，艺术市场与个人艺术创作的关系处理较好。改革开放后，艺术拍卖的“第一槌”由上海朵云轩敲响。上海艺术市场的活跃引人注目，但上海美术家依然坚持着自己的美学理想和美学追求。

第四，贺天健、刘海粟、程十发、贺友直等大师级艺术家，都在晚年将创作积累下来的艺术原作和精心收藏的艺术品捐献给国家。上海美术家的爱国情怀成为美术界的楷模。

该书的编撰过程中，还邀请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史论专业多名研究生，作为专题毕业论文的任务，参与调研编撰工作。这一做法，不失为值得推行的培育美术史学者的方法。

在此须指出的是，该书对若干历史细节未能做到核实无误。例如《版画卷》“引言”，谈到1930年7月上海成立“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版画家陈烟桥被推举为九名执行委员之一。事实是，陈烟桥于1931年由广州市立美术学校转学到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所以不可能参加在上海成立“左翼美联”的会议而被选为执行委员。又如《版画卷》将鲁迅于1931年8月在上海主办为期六天的“木刻讲习会”，多处说成“木刻讲习所”，如此易使读者将临时性的“讲习会”误解为固定性常设机构“讲习所”。类似的细节有误还可例举，不再赘述。

对中华美食文化的深度发掘

——读施亮散文新著《吃的风度》

■王慧骐

得施亮新著《吃的风度》，喜而阅之。全书十五万字，收文四十一篇，大致分为四块。第一部分侧重于美食史的推进与演绎。既探讨“民以食为天”的渊源流长，更以“古典小说中的酒”“食蟹之美”“蔬食第一”“野蔬食趣”等为切入点，分门别类介绍中国美食的庞大体系。第二部分再现老北京历史沧桑中的饮食旧影，讲述百年老店的起始、辉煌及轶事趣闻；其中不乏知名历史人物的出场，透过食文化可一窥时政风云之兴衰。第三部分将审美视野扩至华夏诸多菜系，以较为准确的笔法对鲁菜、徽菜、川菜、湘菜、杭帮菜、淮扬菜等进行颇具专业水准的精当描述，甚至涵及普通百姓日常所食如面条、馄饨、小笼汤包等。第四部分是擅长表现美食的作家通常较少涉及的内容，比如鸡尾酒、黄酒与红酒的来历及妙处，咖啡与品茗的种种雅趣，京城传统糕点和旧时消暑的冰碗冰盘，甚至饼干、零食、包子、春卷、汤团等，作者都有其独具视角的体验性考察。

该书的书腰印有“首席饮食国学读本”字样，我的理解，当指其具备一定的学术价值和作品所传递科学知识的相对可靠。施亮做学问写文章一如其为人，实诚而厚道。书中凡引经据典皆有出处，所发议论或所提观点都以史实或亲身经历为基础。同时更重要的是，作为已有三百多万字各

类著作问世的作家，施亮更懂得所谓国学读本切勿沾染“掉书袋”的学究气。阅书可发现，每篇作品都有作者身影跃动其间，他的所见所闻，他的亲身经历，他与此景此物的因缘巧合……这就使得他笔下的这些美食有了鲜明的个性烙印，具备了与他人迥然有别的观照图像和审美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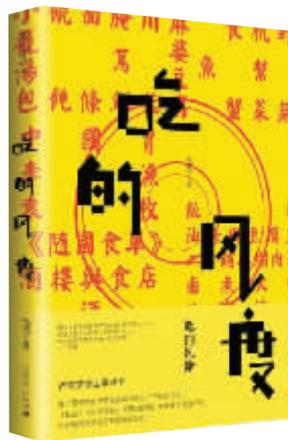
比如《鱼，我所嗜也》，从《史记》关于鱼的记载谈起，洋洋洒洒几千字，落脚点仍在“我”和鱼的相知相交上。文中有一段写“我”少年时(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随父母至湖北咸宁向阳湖下放劳动，生活异常艰苦，且不允许向当地农民购买农产品。后来，“连里领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了”他们自己开伙。有着一手好厨艺的母亲悄悄买来黑鱼，给全家人做“黑鱼两吃”，熘鱼片的滑嫩和嫩鱼汤的鲜美令“我”此生难忘。文中细节丰满且具独家特点，于学说外增添了可读性。在对各类美食从容不迫的描述中，恰到好处地糅进一些属于自己的故事，使得文章浑然生出一份折射历史的厚重之感。这是施亮这部新著不可忽略的重要特色。

《吃的风度》，选做书名的这篇文章排在全书首篇。该文前些年发表后被多家报刊与网站转载，文中精彩片段被收入高考语文“通关宝典”。其实，施亮探讨美食的所有文字中，都流露出他对“吃”所持的种

种人生态度。“吃的风度”里含有食者的基本素质及美德的养成，食者的姿态与身段，“吃”所透出的人之风骨与处世之道，甚至是文化之于美食的影响及推广意义等。

施亮自幼浸淫于传统知识分子家庭的良好教育之中。由此书相关篇札中可知，施家那张颇有些来头的红木圆桌上，曾是怎样地欢声笑语高朋满座——朱海观、杨仲德、钱锺书、杨绛夫妇、李文俊、董衡巽、董乐山、张佩芬夫妇、梅绍武、屠珍夫妇等名望甚高的翻译家、学者，他们的音容笑貌乃至道德文章，都成了施亮记忆中的一道风景。我们看到的是谦谦君子的彬彬有礼，谈吐的风趣和举止的洒脱，而绝无胡吃海喝或醉酒后的丑态百出。

《先生的餐桌》中，作者较为详尽地描述了1985年中秋节，钱锺书和杨绛夫妇(两位都是施亮父亲的老师)来家里作客的场景。节前一周，钱先生给父亲来电，“父亲喜盈盈地将此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足足花了一周时间买菜与选料。特意从一位高干家里借来了特供证，从特供商店买来了鸡鸭、活鱼等等，烹制了一桌苏锡风味的丰盛菜肴”。席间“钱先生吃得颇为惬意，大快朵颐”，吃到最后，“打着饱嗝”，还忍不住伸筷去夹冰糖肘子肉，“杨绛先生在一旁用她的筷子轻轻一拨，警告说，钱书啊，不能再吃了，晚上又闹胃疼啦。



《吃的风度》
施亮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钱先生嘿嘿憨笑一声，筷子略缩了一下，却仍然夹了一块瘦点的往嘴里去”。学者在餐桌上毫不掩饰的憨态可掬跃然纸上。

施亮在书中所阐释并倡导的“吃的风度”，自然还包括他对“吃”文化之形态旗帜鲜明的褒贬与取舍。他厌恶那种山珍海味、觥筹交错、极尽奢华之能事的摆阔气讲排场，欣赏并推崇民国时便流行开的三两好友“吃小馆”，推心置腹，酒酣耳热，尽兴而归。他举例说，鲁迅当年和一学生同路归家，在一饭摊上吃荠菜条子而觉着十分美味，他称之为“此乃一种优雅，并不失文豪之风度”；还讲到汪曾祺去西双版纳采风，在一处傣族排档吃宵夜，就着一瓶啤酒品尝“烤小鸡”，笑得跟孩子似的，还模仿同行者的杭州话，翘着大拇指说：“哉！真哉！”施亮对此幅画面给出的评价是，“先生的童趣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以此观之，在对中华美食文化勤勉扎实的深耕细作之中，始终不忘传递其一以贯之的平实、节俭和充满文人雅趣的饮食观，大约是施亮这部新著先声夺人的又一亮点。